

小蜻蜓系列

美食飧宴

酸溜溜 甜蜜蜜

苦哈哈 辣兮兮

只要有你 我都很

胡娟娟

美食飧宴

胡娟娟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封面设计：文 苑

小蜻蜓系列
美食飨宴
(台湾)胡娟娟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04-03242-8/I·557 定价:9.80元

第一章

“啪！”

清脆的“龟”裂声在一间翠绿的小竹屋中响起。

小竹屋内挤满了将近十个人，人人面面相觑，诧异得说不出话来。

其中一位白发长须的老翁，身着与现今社会脱节的儒衫，目瞪口呆地看着桌上残破不堪的龟壳。

“这……”

他用了将近七十年的法琅龟壳怎么会在为一个甫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小娃儿卜卦时，莫名其妙地震碎得不成龟样。

一直站在老翁身旁的俊美男子，也就是小娃儿的父亲胡道哲，了然地轻叹了口气，似乎出现在桌上的残破龟壳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众人先生愣，然后齐声大笑，其中还有人不断调侃胡道哲的吝啬一小气，白个儿收藏了那么多好笔，却舍不得拿出一枝笔来为自己的宝贝儿子算命用。

此时的胡道哲犹如哑巴吃黄连，只能苦笑地看着大家。

由于他对中国书法的爱好，于是有了收集毛笔和砚墨的癖好。刚才被王家干不小心失手折断的那枝笔，正是出自大陆毛笔名手毛笔通的得意作品翠玉笔。

翠玉笔，顾名思义，是枝上等翡翠录玉精心制成的毛笔，笔身坚硬顺手，笔毛更采甲马鬃精心制作而成。这枝毛笔可说是曾卵中

有钱也买不到呀。

美食飧宴

但毛笔血葱姐撇断了总是事实，一直抱着小孩站在王家干身边的胡道哲，也只能在心底自认倒楣，无话可说。

而王家干愣愣地看着手中的断笔，心中大为不解，他刚才又没出力，笔怎么会突然断了呢？

无缘无故弄坏道哲一枝好笔，他心里十分过意不去。道哲爱笔成痴，身为多年好友的他，心里可清楚得很。

想裂这里，王家干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今天就是 not 回家，也要替胡榛莹这小侄儿批个好字，好好替他把命理给算个透彻，算是给道哲的赔礼。

心念一定，他转向胡道哲又要了枝毛笔。

胡道哲忍痛地拿出另外一枝收藏的好笔给他。

他坚信自己不迷信，绝对不迷信！

事实上，不光是他，胡家小自他刚上高中的小弟胡道伦，长至他母亲胡孙月娘，全家上上下下，没半个人迷信占卜之术。

但是人不能“铁齿”，绝对不能“铁齿”！

这是他在为自己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第一百零人次算命失败之后得来的心得。

第一次替儿子胡榛莹算命欲自于他为儿子办的满月酒会。

当时一位友人趁着酒兴，拉着另一位略通占卜之术的朋友，一块儿为刚满月的儿子算命卜卦。当时大伙儿也只是抱着好玩、助兴的心态，没一个人真的认真。

想到这里，胡道哲不由得又叹了口气，回想起当时的混乱情况……

..

..

..

胡道哲的大学同学王家干吹了吹手上半干的宣纸，让上头写着胡榛莹生辰八字笔墨干得快一些。

过了一会儿，纸上的墨水已呈现半干状态，于是他又

美食饕宴

拿起笔沾了些墨，准备开始为胡榛莹批下他的命理。

王家干面带微笑地瞥了眼胡道哲怀中的小男婴，才要下笔，突然“啪”地一声，他手中的笔竟然莫名其妙地断成两截。

王家干才小心翼翼地接过新笔，但下一瞬间，奇怪的事又发生了。才刚沾了下墨汁的毛笔，写都还没来得及写，这枝价值不菲的石竹笔竟又硬生生地断成两截，报销了。

怎么会这样？王家干目瞪口呆地看着手中的断笔。

不可能的啊！他刚才执笔的力道连掐死只蚂蚁都有问题，怎么可能会折断手中如钢似铁的石笔呢？但他手中的断笔又做何解释？

胡道哲望着好友手中的断笔，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啊！

这枝石竹笔比刚才折断的翠玉笔更加名贵，相传是唐朝年间李太白曾经用过的好笔，他当初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才弄到。

为了避免再让爱笔惨遭恶耗，他决定叫停了，反正他们一家人又不相信算命这一套。

只是以他一人之力，如何能独排众议。

在家人及其他好友的起哄下，他只好忍痛再拿出收藏的好笔。

令众人诧异的是，前前后后一共八枝上好的毛笔，下场全都一样。最后，胡道哲夫妻俩干脆听友人的劝，带着刚满月的小孩到知名的算命师那儿，为甫出生的儿子求卜一卦。

离奇的是，凡是要用来替胡榛莹算命看相的工具，无不自行报销。

就这样，他们试遍了全台湾的算命馆，又经人辗转介绍，到了中国大陆。

历经几次失败后，一行人来到了今天这个位在庐山深

美食猿宴

小晴姐系列

山里的小竹屋。

上回在北京遇到的算命师说过，这小竹屋裏住着一位出世高人黄师父，据说他能断人吉凶、窥其前世、预测未来，只是他一向自视甚高，从不轻易为人卜卦看相。

为了让黄师父知道他们的诚意，胡老夫士声令下，所有的胡家子弟全都得出席这回的卜卦大会。

这会儿看着桌上残缺不全的龟壳，胡老夫人又惊又惧，颤着声问道：“黄师父，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黄师父沉着脸，说实在的，他也不知寡寞怎么一回事，为人卜卦快七十年了，他从来没遇过这种事。

黄师父朝他们摇手，说道：“没关系。”看了胡道伦一眼，他竟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这位小兄弟，你上半辈子艳福不浅喔！不过，老朽给你个建议，要享福就趁现在，不然再过个几年，你可就惨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糟老头搞不清楚状况，要算命的是他侄子，不是他呀！再说，现在都民国几年了，说起话来竟然还咬文嚼字，自称老朽；最爆笑的是他还穿着电视上古装剧才有的儒衫！

天啊！这老头该不会头壳坏掉了吧？

黄师父闻言，只是淡淡地笑说：“天机不可泄漏。”

白痴老头！胡道伦在心中暗骂，既然是天机，那刚才他喳呼个什么劲嘛！

小婴儿的母亲崔茵蔚，娇柔的脸上全是泪水，心急地拉着黄师父追问：“黄师父，这孩子到底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找了这么多算命师，没一个能算出他的命？麻烦你告诉我，求求你！”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安，生怕怀中的宝具有着乖舛的命运。

黄师父轻叹口气，“胡夫人别激动，不是我不告诉你

美食猿宴

们，是我没东西可说。”

“什么？”这和所有为胡榛莹算过命的算命师所说的话十分雷同。胡家人呆然地看着他，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末了，胡家长子，也是小婴儿的父亲胡道哲难过地沉声问道：“不知黄师父是否知道有谁可以解出小犬的命？”黄师父是中國大陸算命师中公认的大师，如果连他都没办法的话，那恐怕就……

“这……”是有一人可以，但是“他”不会肯的。

“黄师父，我求求你指点一条明路。”见他有所迟疑，崔茵蔚连忙出声相求。

“我也不知道他肯不肯帮你们。”毕竟那个人比他龟毛上千倍，他可没把握说服他。

“没关系，只要你告诉我们他是谁，人在哪里，接下来的，我们自己会想法子。”握着妻子的手，胡道哲说道。

见众人一脸坚持，黄师父叹了口气，说：“好吧，我就告诉你们，我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师父。”

“你师父！”大夥全部瞪目结舌地瞪着他。

拜托！看他那个样，少说也有七十多岁，更别提他师父了，没个一百，至少也有九十了，怎么替人算命？再说他师父说不定早回苏州卖鸭蛋了！

“喂！你要我们啊！”胡道伦沉不住气，不顾兄弟们的斥喝，气冲冲地冲到黄师父面前，一把揪着他的衣领，大声咆哮：“找你师父？你要我们到冥王殿找啊！”

对于他的无礼，黄师父只是淡淡一笑，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身子轻轻一扭转，摆脱了胡道伦的箝制，又回到先前的竹椅上坐好，手中还端着一杯香茗。

“小兄弟，你误会了，我师父人远好好的，他现在人就在……”

“这儿！”

美食 飧 宴

在众人的错愕声中，只显位不见老态、面色红润，但长须发色明显呈现银色的老人家，缓步走进竹屋。

“师父。”寅师父一改笑脸，恭敬地在老人家面前弯腰问好。

老人家轻哼一声，不理睬他的问候，迳自坐下。

“师父，这么多人在，你就多少维我留点面子嘛。”黄师父红着老脸，尴尬地瞟看了下四周，浩气中忍不住带些抱怨。

师父就爱记仇，不过就是偷吃了他的桂花莲枣糕而已，干嘛气得老在那里哼哼哈哈的。

不理睬他的抱怨，老人家又重哼了一声。“像逛这种不屑徒弟，我干嘛替你留面子！”

“师父——”

“闭嘴，没空理你。”重声斥退他之后，老人家转向胡家人，对着抱着小婴儿的崔茵蔚说：“把小孩给我看看。”

刚才的对话，他在外头全听到了。他那个没用的笨徒弟，每天就只知道偷吃他私藏的好东西，该学的东西全没学好。平时老在他面前“出捶”就算了，现在竟然丢脸到外人匣则去了，他当初是发什么疯，怎么会收他进门呢？

崔茵蔚闻言，连忙张开小婴儿的小手，递到老人家面前去。

老人家握着小婴儿的小手，看着他的掌印，看着、看着不禁皱起眉头。

“这……”

拜托！不会又来了吧！胡道伦在心中暗忖。这两个师徒是怎么回事，怎么开口就只会“这”字？

老人家放开小婴儿的小手，低头念念有辞地掐指运算，好半晌，整座竹屋里就只听到他的低喃声。

就在胡道伦忍不住想破口大骂时，老人家突然抬起

美食猿宴

头，“啊”了好大声，当场吓了他一跳。

“你啊什么呀！”臭老头！糟老头！胡道伦吓得猛拍胸口。

老人家白了他一眼，像是在指责他不知敬老尊贤。

被他一瞪，胡道伦当场有些头皮发麻地猛吞口水，连忙将视线转向他处。

“大师，你算出什么来了？”胡道哲急忙问着。

老人家露出进门后的第一个笑容，大手轻抚着小婴儿细嫩的小脸，微笑道：“这个小娃儿命可好了。”

“怎么说？”

“这小娃儿一生一帆风顺、无病无难、不论在家或是在外，皆是天之骄子、人中之龙，命好得不能再好了，只是……”

“只是什么？”爱子心切的崔茵蔚追问。

“只是这孩子的出生时辰适逢天狗吃月，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月蚀。”

“月蚀的时候出生又如何？”胡道哲问道。

胡家人全目瞪口呆地望着他，纷纷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小娃娃出生的那天，一大早天色就漆黑如夜，电视新闻还为工 a 个奇特现象做了份特别报导，说是什么因为臭氧层破洞，加上人为污染所造成的异常现象。

胡道伦开口问道：“那‘性属恶，不亲人’又是怎么回事？”真的是越听越惊，他的小侄子怎么会来头那么恐怖哩。

“恶星投胎者性情恶狠，个性唯我独尊，天生的寡情冷血。简单点说就是自私自利，要他在乎重视自己以外的人是很难的，非常难。”

“哇！”胡道伦惊呼一声，“那我们家不就出了个自私自利的大变态？”

这可是有违家风的事啊！他们胡家在台湾可是有名的

美食家宴

列公好善人，急公好义就先不提了，光是非营利的基金会就不知道办了多少个。

总而言之，依他看来，干脆把这小孩给扔了，免得日后越养越伤心。

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出口，毕竟老妈盼了许久才出世的金孙，他可不敢有所不敬。意味深长地看了胡家士眼，老人家又执起小婴儿的小手，看了会儿，叹道：“这小娃儿适逢正子时出生，巧遇天狗吃月。天狗吃月，是以无月。无月者无光也；无光者暗也；暗者冷也；冷着无情也。”他顿了顿，继续说：“这小娃儿虽一生命犯桃花，但性属无情，命中不带夫妻宫和子女官。简单点说就是这小娃儿没有妻儿命，注定孤老一生。”

“怎……怎么这样？”崔茵蔚忍不住痛哭出声。不管是什么投胎都好，都是她的心肝宝贝，她总是希望儿子能得到最好的。

胡道哲拥着妻子，心中五味杂陈地望着甫出世不久的宝贝儿子。他向来不信占卜之说，认为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可是，自从批不出榛莹的命理后，他的信念就动摇了。三个月来的奔波，更让他对命算之学产生了某种信仰，不再认为只是无稽之谈。

他和妻子的婚姻是绝对幸福的，对于他们的儿子，他当然也希望他能得到幸福，找到他的命定恋人。

如今听到儿子将孤独一人、终主生，教他们夫妻俩怎么不难过，不伤心。

“大师，你……会不会看错了？”崔茵蔚抱持小小的希望问道。

“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老人家边摇头。

“不会的，榛莹不会孤独一人、终主生的上崔茵蔚坚持地说。她楚楚可怜地迎向老人家的目光，祈求道：“大

美食繪宴

师，我求求你再替榛莹三次，他不会孤主生的，他会有爱他的妻子，尊敬他的儿女，绝对不会孤独终老的。”哽咽地说到最后，她已经不知道是在说服眼前的老人家，还是说服她自己了。

“他……”老人家才想开口劝她，但看见一脸泪痕，于是又低头看向小婴儿的掌纹，想找出一项好消息，以安抚爱于心切的娇柔母亲。

突然，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这是不可能的呀，刚刚他看的时候分明没有啊！他不可能看错的。

可是，眼前这掌纹又做何解释？小婴儿的姻缘线怎么会……

白烟袅袅，香气飘飘，如梦似幻的月老居的姻缘亭中正对坐了两位神仙，其主位身着白袍，白发苍苍，长须及胸，脸色红润；另一位则身穿黑衣，黑发黑髯，面目严峻。

这两仙手捧着天界中著名的香茗，就这么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的，最后又望了下姻缘亭中能知古窥未来的凡世镜，忍不住得意地，两仙狂笑了起来。

这位白发老翁正是素有月下老人之称的月老；黑髯者则更有来头了，正是掌握凡世人命生死的冥王老爷。

月老收起得意的笑，又看了下凡世镜里鸡飞狗跳、鬼哭神号的景象，忍不住地，又狂笑了起来。

“我说冥王啊，你现在可相信我的眼光了吧。”月老边笑边说。

冥王笑着点头，十分满意地看着镜中惹起一片混乱的男主角。“月老，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我可从没说过不相信你囉，我只说过要你好好找，可别挑颗烂芋头来充场

美食续宴

面。”

“冥王，你这么说可就侮辱‘仙’了！由我经手配对的男女哪一对不是圆圆满满、快快乐乐的！”

“别激动，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一把年纪了，别老是那么冲动行不行？”这么开不起玩笑！

月老白了他一眼。聪明点的就别跟他提他的红线牵得不好，不然他可是会当场翻脸的。

他这两天被玉帝削得脸都快绿了，原因无他，只因为人间现代近来离婚率不断上升，结婚率更是节节下降，于是乎，玉帝便认为他偷懒，以为他只知道找其他仙人间磕牙，正事不知道好好做，红线随便绑绑就了事，使得人间现代怨偶不断。

其实这都得怪那些凡人喜新厌旧，怎能怪他红线牵得不好。

说起来，红线姻缘也只显个楔子，命运怎么说都还是掌握在他们自己土晏。正所谓“人定胜天”，如果那些凡人真要用脱掉自己小指上的红线，他也没法子啊。

看着月老一脸悻悻然，冥王兴趣地带开话题，毕竟月老被削之事，在天界可是无仙不晓的大新闻。

“对了，那个小妖女金铃，你打探到她的消息没？”说起那犹如恶鬼投胎的丫头，冥王就气。

“还没。”月老气馁地摇头。

那个金铃，她只不过是太上星君的关门弟子，但偏就生了张像是沾了蜜的嘴，在天庭里的人际关系好得不得了。玉帝以及王母娘娘对她可宠了。本来嘛，她得宠关他们什么事，但坏就坏在这个小魔女顽皮不说，更喜欢到处惹是生非，尤其特别喜欢到冥府和月老居捣蛋。

前些日子，她无聊没事地拿条红线硬要替镇压冥界的冥兽找寻伴侣，要弄得冥兽大怒，大闹冥府；又使得一些该投胎的魂魄没能来得及投胎，一些不该投胎的却意外投

美食搶宴

胎了。

这轮回一乱，姻缘也跟着乱了。

月老为凡间男女所牵配好的红线，全让她给闹乱了，不是男女错配，就是时代错误。被这一团乱搞得气急败坏的两仙，再加上平时的旧恨，当下就杀到太上星君的住处，决定把金铃那个小妖女给砍成人人六十四段。

谁知道护徒心切的太上星君抢先在他们到来茎则，把金铃给封在一个玉葫芦里，还把它埋藏在一个不为仙知的荒岛上，说是要关她个千百年，不再让她捣蛋使坏。哼！那金铃搞得冥凡两界大乱，就只关她个千百年，这说什么他们都不平。

没整得她哭爹喊娘的，他们绝不放过她！

“月老，你觉得这个法子真的可行？”冥王不确定地又问工次。用这法子整小妖女他当然高兴，但可别害了其他人才好，不然玉帝怪罪下来，投人担当得起。

“放心啦！”冥王的顾忌他怎会不懂，也不想他月老可是靠这行吃钣的，怎么可能会“出捶”嘛！

“废话！”月老红着一张老脸，立场有些不稳。“我在天界混了几千年，恶星有没有姻缘线我怎会搞不清楚，你当我真的那么‘铨’吗？”

冥王怀疑地瞟了月老一眼。好吧！现在也只能相信他了！

据他派出去找金铃的冥魂回报，已经有了金铃的线索，只要再过个把个月就可以找到她了。

若是平常人，月老只要拿出红线将象征那对姻缘男女的泥娃娃紧紧绑住，但仙人可不像凡人，他们可没有泥娃娃来绑。

虽说恶星投了胎，成了凡人，有泥娃娃可绑了，但尚是仙子的金铃可没那么简单被摆平。金铃怎么说都还是个仙，月老可没有她的泥娃娃在手。

美食飧宴

因此等找到金铃之后，趁她还未完全苏醒以前，月老得赶紧将红线绑到她的小指头上。

至于将金铃与胡榛莹配成一对的目的，就是要让她体会一下什么叫水深火热。

天界里，大家宁愿惹到金铃，也不愿碰到恶星。若说金铃是小妖女，那么恶星就是统治所有恶魔妖精的魔王了。

他和月老孙信，恶星绝对能将金铃给整得叫爹喊娘，向他们投降认错。

见冥王一脸沉思，月老以为他又不相信他了。最近他实在是被大家怀疑的眼神给惹毛了。他用力咳了一声，把沉思中的冥王给唤回神。

“冥王，你要是真的不信，你再往凡世镜看一下。”月老指着凡世镜，信誓旦旦地说：“除了胡榛莹之外，他身边每一个人的小指头上都有一小段红丝线。在我还没把红线绑在金铃和他的小指头上之前，他的小指头上绝对是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照他所说的，冥王盯着凡世镜看了好一会儿，看着、看着，他的眉头越来越紧蹙，看向月老的眼神也越来越怀疑。

“你确定吗？”

对于冥王不信任的口气，月老则是生气地白了他一眼，有些悻悻然地转向凡世镜，怒道：“都给你证据了，你还不信！你没看到他的小指头上空空如也吗？哪来的……啊——”

不可能的啊，恶星明明没有夫妻官，而他也还没替他的泥娃娃绑线，为什么他的小指头上会隐约出现红光？难道是……月老心下一惊，连忙向后一看——

姻缘亭后，一对璧人正坐在姻缘石前，姻缘石上摆满了一对对缠绕着红线的泥娃娃。女孩穿得全身红，绝美的

美食饕宴

脸蛋上有着—对灵活的大眼睛，说不出的动人可爱；她身旁的男子—身黑衣，全身散发着冷峻的气息，但由于心怡的佳人坐在身边，他的眼光可是柔得快沁出水了呢。

“熙官哥哥，你可要绑紧一点。这阵于我和爷爷可被玉帝绪骂惨了，这些缠着红线的娃娃再这么容易脱落的话，我和爷爷可就真的完了。”

说话的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月老的宝贝孙女——喜鹊；而坐在他身边，任劳任怨地绑着娃娃的则是冥王的独子——阎熙官。

他朝她微微一笑，柔声道：“我知道，我绑得很紧的，就算是请雷神用雷劈，也劈不开。”

“那就好。”喜鹊满意地微笑点头，将阎熙官绑好的一对泥娃娃放到姻缘石上后，示意他将脚边—袋满是灰土的麻布袋打开。

打开袋子后，阎熙官问道：“喜鹊，你要我从仓库把这些女泥娃娃拿出来做什么？”

喜鹊无奈地叹道：“还不是最近人界中的‘现代’不婚男女太多了，爷爷要我把些夜有婚配的男女凑合看看，看可不可以帮他们配成对。”

“这么多女孩子怎么配？”阎熙官看了看四周，除了姻缘石旁有一个男娃娃外，他可没看到其他的男娃娃。

“啊上喜鹊叫工声，懊恼道：“刚才光记得叫似帮我搬女娃娃的袋子，却忘了也要把男娃娃的袋工并搬过来。仓库离这那么远，还得要再跑一趟，真讨厌上

“没关系。”阎熙官爱怜地轻抚她的小脸，说：“我帮你去拿，你别生气了。”

喜鹊闻言，开心地笑开了。拉着他的手，她柔声道：“谢谢熙官哥哥。”看了看姻缘石旁的男娃娃，“不如我就先解除这个，反正这个也是没有婚配的怨男。”

阎熙官点头同意，“也好，省得待会儿拿来那—大袋

美食飧宴

后，忘之这个落单的。”他拿起他们刚才说的那个男娃娃，顺带再抽了一段红线，“喜鹊，找个适合的女娃娃给我。”

喜鹊从麻布袋中拿出一个穿着围裙、手拿着小锅铲的泥娃娃，笑道：“塾洵个好了，两个娃娃看起来挺配的。”

随便一拿就算数？敢情她真的是在凑合啊！阎熙官看了喜鹊一眼，很识趣地没讲出心中的话。他乖乖接过女娃娃，拿起手中的红线，紧紧地将两个娃娃缠绕在一块。才刚反这对配好的泥娃娃放到姻缘石上，他一抬头，就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喜鹊的爷爷一脸惊骇、痛不欲生地朝他们奔跑过来，嘴裏不停喊着——

“手下留‘娃’啊！不要动那个男娃娃……”